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

十二

新編類書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一

後

交接門

恩怨

利出者福反怨往者禍來

說苑復恩桑下餓人還鬪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况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出者福反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

公則無恩無怨

劉子言暄然而春榮華者身不謝悽然而秋凋零者身不憾

德王怨亡

文子積德成王積怨成亡

怨

小怨不可忽

劉子輿鴻毳性輕積之沉舟魯縞質薄疊之折軸以毳縞之輕微能敗舟車者積多之所致也故墻垣之崩弛必因其隙劍之毀折皆由于鑿江李尺蠲穿隄能漂一邑寸煙泄突致灰千室怨之始也微於隙鑿及其為害大於墻劍禍之所傷甚于邑室將防其萌急於水火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故怨不在大亦不在小熒二下滅能焚崑山涓涓不絕能成江河怨之所生不可類推禍之所延非可情測或怨大而成小或憾輕而至重深讎不必危而睚眦未可易也

風雨無鄉故不怨

管子形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无方所故无從而怨怒也

德為怨本

管子言德者怨之本也德竭而怨生

厲怨

國語 齊秦不得其請必厲結怨焉

施報

子羔刑人獲報

家語致李羔為衛之士師刑人之足俄而衛有崩曠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刑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喻又曰彼有實季羔曰君子不墜墜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刑者善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刑者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二何故哉刑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加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

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又見韓非子外儲說左下首

使刑人足所聞者守門人有德孔子於帶君者曰仲尼欲作亂
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季皆批子舉從出門問危別之而逃
門下室中云一以上与家語所載不同然當
以家語為正○明者行步危故曰問危他

孟簡子三人之報

說苑德貴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堯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為葬之一人凡有獄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管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必窮矣

楚莊不罪絕纓之報

說苑恩復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衣者美人接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接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

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五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
纓者不懼群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懼而罷
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之
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
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陰
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滿敵父矣臣乃
夜絕纓者也遂丘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袁盎能容私通侍兒之報

說苑復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
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為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
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
遂以侍兒賄之復為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為守盎校
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
何為者也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謝曰公

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
以刀決帳醉從卒道出分替去盎遂歸報

北郭子以死白晏嬰

說苑死嗣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
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
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官乞所
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
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王去齊國齊
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
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
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
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施貴不德恩尚必報

說苑嗣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動以為君

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禽獸昆虫猶知相假以相報而况於人

說苑桐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蟹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蟹巨虛也食得其草必齧以遺蟹蟹巨虛蟹蟹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蟹以走蟹非性之愛蟹蟹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三獸者亦非性之愛蟹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虫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况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厲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源基由不報恩矣

所施者少所冀者多

說苑桐厚子髡曰臣笑臣鄰之祠田也以盂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夸邪得穀百車蟹埋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

無施者無報

說苑桐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貴一人也吾嘗富二千萬者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

富貴人者不負賤

說苑雜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負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送人之妻者人亦送其妻

說苑難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食曰今日必傳大垣公子慮倪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養之也簡雖子不能無怨待之也厚雖庸客不能不思韓非子外儲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

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謂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
為而不周於為已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
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
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
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
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
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

察施知報

文子諱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
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

厚往薄來

管子大管仲請曰諸侯之禮驕請諸侯交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
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善下小國桓公許諾
施之厚者報不薄

管子解形勢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
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
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
不至來者不極

治之鹵莽報亦鹵莽

莊子駮長梧封人之守封疆問子牟子司馬彪云即孔子曰君為政

焉勿鹵音音莽莫古反治民焉勿滅裂滅裂猶知草也李云謂不

子云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子來年變齊才細深其耕

而孰耨之變更也謂變更所法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飡音莊

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道其天

離去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西商城亡比自由衆為故鹵莽

其性者欲惡去之聲去為性性兼兼始明以扶吾形形離離內熱熱

膏是也郭云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一其至分也
本亦作藥陸云漏發李云謂精氣發泄上遺下漏不擇所出也
感動失其正氣不如又音必招以藥直謂病者發膿出也
深耕熟耨之有實也

天地聖人不責報於民物

老子曰天地不仁天地施化不以自然也以萬物為芻狗天地生萬物最貴為貴天
地視之如芻草狗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自然也以百姓為芻狗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
天地之間天地之行自然無以百姓為芻狗
言空虛无有屈竭時則神明居之也其猶橐籥乎橐籥中空虛而無聲氣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動搖之益出也

子而不求其報

莊子作而不知藏予而不求其報

樹怨者无報

淮南子樹人樹忝者不獲稷樹怨者无報德

不報生怨

說苑 怨生不報

報讎

張良為韓執仇

說苑復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二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一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破秦

能自修則怨不可報

尹子 晉范獻子殺晉大夫欒枝後出游恐欒枝之子之報也行至津所問舟人曰君見欒枝之子乎舟人曰君脩晉之政事欒枝子其若君何君若出入無度我舟中之人與欒枝之子无

異獻子遂以田萬頃賜舟人以貴其言

不報怨

楚人搔梁人之瓜宋就乃使梁亭人灌楚亭之瓜
新亭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
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
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
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
梁亭竟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
曰惡是何可講死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禰之甚也若我教子
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力
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
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
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
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祝
梁王以為信故梁楚之權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
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爭競

得不在爭

文子諱老子曰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士疑下不爭高
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

見利則爭

文子德飢馬在既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

慎子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

分定則不爭

慎子一兔走街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者不顧非不欲得兔也
分定不爭也

全

傅子懸千金於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金於路兒童爭之者分不定也

全

尹文子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

君子之爭者善

中說攔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議聞義爭為有不善爭改但言君子果有爭而已

並逐曰競

莊子有競有爭注曰並逐曰競對辨曰爭



鬪者忘身忘親忘君

荀子辯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

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

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小人憂忘其身內忘其視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

彘之不若也

君子不當與小人鬪

荀子謂凡鬪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

身內以忘親上以忘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

戈鐻牛矢也狐父地名史記伍員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黃曰梁陽之間也蓋其地名也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

為雍狐之戰狐父之戈豈近此耶鐻刺也之欲反古良劍謂之厲鐻亦取其刺也或讀鐻為所



叔魚以鬻獄見殺

國語謂士景伯如楚別率如楚聘也叔魚為贊理叔魚羊舌肸

如楚故叔魚抑其刑侯與雍子爭田二子皆晉大夫邢侯楚申
言也傳曰叔魚抑其刑侯與雍子爭田大夫奔晉者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不直
其刑侯與雍子及斷獄之日叔魚抑刑侯折在也刑侯殺叔魚與雍
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
者陳曰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也獄雍子賈之以其子邢侯
非其官也而干之官同夫以回也鬻國之中下與絕親以賈
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施也
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死時在朝

不爭

聖人以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

老子後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是以聖人欲上民欲在必以言下夫之欲先民欲在必以身
後之先人而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聖人在民上為式不以
重後已也而民不害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是以天下樂

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爭無尤

老子 夫惟不爭故无尤水性推之則止尖之則流聽

潔雪

汙不可以言雪

淮南子流也言雪活猶以潔拭素也

濁不可以口清

荀子榮清之而逾濁者口也發情而逾獨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一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二

交接門

言辭

信言不美

老子顯信言不美信者如其實不美者朴且質也美言不信華詞不信者飾偽

多空虛也

至言去言

文子微文子問曰人何以微言乎老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微言謂至妙言唯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

子華子谷簡子使

子華子 子華子違趙趙簡子不悅燭過與廣氏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真也且無以為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苓塞子華子居於苓塞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於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求再拜以肅使者百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其不能束脩越在諸侯以為主君憂臣聞之物局於所甘土局於所守主者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為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於栢茂而陰成於林涂之人則陰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寘溝剛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本子子之各吾且死故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傳兩喜兩怒之言為最難

莊子世仲尼曰丘請復扶又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郭象曰近者得接故以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喜怒之言若過其未

易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非

彼言以傳妄則其信之也莫莫然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

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全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

全也○要

言必假託他人而後人多信

莊子謂寓言十九託他人而後人多信已故寄重言十七里

尊重老成之也卮言日出卮酒器也滿則傾空則仰傾仰隨和以

言十信其七卮言日出卮酒器也滿則傾空則仰傾仰隨和以

天倪倪合於自然倪音崖徐音詣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藉假也

也親父不為其子媒為其子構合不親父譽錄之人多不言不

若非其父者也不如假借外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則能久

莊子前同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鄭有分夫是

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矣誰能定之故瞞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

言與齊不齊也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吾不齊

齊耳復故曰无言言彼所竟不言也有言無言終身言未嘗不言

皆彼語即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我口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

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

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自由也由彼我

不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各自然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統而

則无不可无不到也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父夫唯言任

其天然之分

欲人不知不若不言

列子辯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西公欲殺子

微言密謀也不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

微言密謀也不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

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雜之合易牙
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
言之謂者乎謂者所以以發言之旨也發言之旨則無所隱夫知言之謂
者不以言言也言之微隱則爭魚者濡豕獸者趨非樂之也勢自應
也如此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智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
得已遂死於浴室便作亂故及於難

布帛茅戟之喻

荀子駢與人善言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茅戟

君子不厭於言

荀子駢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凡
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
觀人以言謂其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鐘鼓琴瑟故
君子之於言無厭

君子之言皆有驗

揚子神問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宋或曰猶易極之精義而見
受戰驗遠必有驗乎近戒曰猶大雅之德及物然無而本於神
必有驗乎小戒曰猶二南之瑞而由之室家微必有驗乎著
乎不妄李輒曰言於今者所謂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

言貴乎文

揚子見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瓊以諸璠
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光曰言文之不可以已

言合稷契謂之忠謨合臯陶謂之嘉

揚子至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忠謨合臯陶之謂嘉
或曰邵如之何問高不可及亦何曰亦勛之而已庫音則秦儀執斯亦
忠嘉矣

行言舌言

家語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

言而足則盡道

莊子馴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於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

盡物凡比皆帶

尚理不尚辭

孔叢子嘉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

要非所祭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

子取其言之近類也謂命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

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謂若此與之言

當理之言不在多

孔叢子言不在多任於當理

兩可之說

孔叢子鄒析操兩可之說

不當言而言

淮南子嶠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女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

上塚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陽陵國族弱死其神能為大波為

所關者大

說苑 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

趙簡子得革軍千乘不如間行人過之一言

韓非子趙簡子趙簡子圍衛之邾郭犀楯犀槽立於矢石之所及簡子

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無弊者君

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染侵

去降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受之圍衛取鄴城濮

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士

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槽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

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軍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人非辭無以自達

說苑 趙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經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范座以一言免死

說苑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座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座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座市不如以生座市有如座死趙不與王地則王柰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座魏王曰善座因上書信陵君曰座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座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中射之士以一言免死

韓非子 說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謂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謂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謂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沮衛變融以一言免死

韓非子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變融犒於荆師而將軍曰縛之殺以讐鼓問之曰女來卜乎荅曰卜卜吉荆人曰今荆將欲女讐鼓其何也荅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讐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

藿食與肉食同其患故肉食之事亦藿食之所當言

說苑善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相司馬者朝之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時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轅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劔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天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

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語非其人則不聽

說苑雜孔子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鼈而鼓之又說

進言當審其可

荀子 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亦傲也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當為交匪紆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進說至難不可不審

韓非子難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

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
為親已遂不備鄭之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
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
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
二人謂其共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
令之勿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去已同要也則非知之
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
秦也此不可不察間人譎取上會於朝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
以言戮之是亦
以言失宜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
者刑彌子瑕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問
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与君遊於果國食桃
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
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
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
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

申子嘗試君貌而後言

韓非子內儲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
君而恐君之欲疑已外市也貴州精爽申不則恐惡於稱乃
令趙紹韓嘗嘗說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否之兒必有變動
可得而知故曰動兒官
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

或直於辭而害於事或忤於心而合於實

淮南子人或直於辭而有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
於實者高陽魍或曰宋大夫也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未尚
生加塗其上必將橈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魍曰
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成後必

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均然善也壯兒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威王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請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者稟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厭熾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并能止也釣并能牽也湯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天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

或說聽計當而身疎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

淮南子閒人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疎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二國伐齊圍平陸三國也括

子以報於牛子

括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鄰國而圍平

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

子出無害子入亦齊牛子以括子言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

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

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果

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

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

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圍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

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

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其不能暖風不能障暴不能

蔽也然而戴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

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

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若擇超而審行也

說人以人之所不能聽者難入

淮南子聞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核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猶以太牢享野獸大牲以九韶樂飛鳥也子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圍養馬牲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搦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發揚阿郤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郤歌也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

善言

梁君獵得善言勝於得禽獸

新亭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設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忽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

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二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譬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晉文公獵得善言

新序晉文公出田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眾而亡其國詩云維鷓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柰武子柰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柰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求也柰武子曰居上位

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今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
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忠言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不可無忠言

說苑正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
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
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女其亡可立而待故曰
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
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
絕交敗友

忠言不可直致

中說問薛方士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
死乎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

人言

鄭桓公因逆旅之叟一言而遂得會封

說苑權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
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
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接轡自駕其僕接
所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
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以人言而知我者亦以人言而罪我

見前二十四卷辭受類

譬喻

進言須譬喻而後明

說苑善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
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之
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

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釣喻

淮南子鮒以道為竿以德為綸禮樂為鉤仁義為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万物紛紛孰非其有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二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二

後

交接門

言動

謹言動以避禍

說苑叢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避其危

言動當謹其微

說苑前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默慤無過

說苑魏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機曰勿多動不可與久處躁曰勿吾

願見偽靜詐儉者矯時罕真靜儉者

多言

多不如寡

管子刑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

多言數窮

老子多言數王弼云數也明皇云音窮不如守中多事害神多言

必有禍害言不極守德於中也

多言多失

說苑多言多失

多言德賊

中說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讎也

多言招禍

中說禍莫大於多言

多言易屈

聾隅子大不言者吾知其養言也多言者吾知其易屈也

多言少實

說苑君子之言實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

宮縮三覆白圭

家語弟子子貢曰其於詩也則一日三覆白圭之玷是宮縮之行也

口者閑舌者機 舌兵

說死讖口者閑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閑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己不可止於人行發於迹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約而貴密

亢倉子訓謂多言之人為陳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

口能溺人

子思子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

口為禍患之宮

劉子誦口舌者禍患之宮滅之府也

言不可易

劉子訓言者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不可易也

牆有耳

管子語牆有耳微謀近泄之謂也

太廟金人三鍼其口

見前廿一卷戒謹類

緘口而內修

中說禮賈瓊事楚公陽文因讒而歸以告子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款不知緘口而內修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將謂古人之杜

罕言必重

周生烈子 出教如舉山重諾若万鈞安有不神者邪吐則

威稀言必重

言人之善毋言人之惡

說苑談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

言人惡有傷而死者

說苑政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无所傷也言人之惡者无所

而有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

口須如耳

說苑 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附耳千里

莊南子 附耳之言聞於千里

言雖密而亦揚

曾子 鄙夫鄙婦相會於墻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

不言

不言之言

莊子徐无仲尼之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

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古之言者必於會同六德明

也曰立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聖人无言故曰不言之言尚

於口故為不言則金言出於此乎言之言於天言此市南宜僚弄丸

而兩家之雉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此二子息公以

兵難自解音義司馬云宜僚楚之壯士也善弄丸楚自公勝

將作亂殺令尹子西子胡石乞曰市南宜僚者若得之何

以當五百人乃往告之不許也承之以劍弄丸如故曰吾亦不

秉羽力字又作弄漢曰翻擊弄者之所執言叔敖願安寢括所

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郢人投兵

代也 立願有喙三尺耳是以前非已則金終身言故為人閉口

未是彼之謂不道之道彼謂此之謂不言之辯仲尼謂故德總乎

道之所一道之所容者金无方然擲十六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

至矣非至如份拘不以善吹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

不言者天言之者人

莊子論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不言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天地不言而高厚

荀子語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

不言而和

莊子語無不言而飲人以和

三見三不語

文中子語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言而事與志也

少言猶不脂之婦

淮南子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婦也

空言

儒者空言無補

韓非子語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釋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

聽言

聖人不棄賤言以廣其名

文子語老子曰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撓以成其崇聖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鮮矣

人不可以不從諫

子華子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

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卷議所不廢也是是非非之謂士試

為吾子推言之本也不敢以古事為考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
學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白屋之下
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及其歿也四十有六
人者皆就實位是其無私德也夫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私
德焉忠也江之源出於汶山其大如甕口其流可以濫觴順公
而下控諸群荆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也所
受於下流者非一壑也夫先大夫文子其訓於是矣是以有孝
德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蓋為正卿用能光融
於晉國顯輔其君以主盟於諸侯天下賴其仁兵稍之不試者
垂十許年今主君懋昭其勲庸而光賁於趙宗無以則先大夫
文子是焉取則尚德率義以弘大其先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
乃若范氏中行氏弗自克也而以覆其宗知此則主君之所知也

管子 蜚蓬之問明在所聽也

聽言之術

管子 執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必頃審察不可望而有所距有所許也

言同聽異

說苑雜 邾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
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異也故以徵為羽非弦之眾
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也

身之將敗不納忠諫

劉子讀 夫人之將疾者必不甘魚肉之味身之將敗者必不納
忠諫之言

兼聽

分聽則愚

揚子 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必
合於市人之言

辨

辯者不善

老子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善者不辯，以道修辭者也。辯者不善，辯者謂馬言也。不善者，謂馬言也。山有土，

淵其山，水有珠，淵其淵，其口多言，亡其真。

惠施辯圓

莊子：天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反。

物之意，陸曰：分別。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司馬曰：云物言形，為有厚，大者其厚，無厚亦大。高因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李曰：地以地，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李曰：謂日方中，而景已復。景已復，則日方中，而景已復。

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曰：同異。

無不合，無不周，無不備，無不盡。無不周，無不備，無不盡。無不周，無不備，無不盡。

南方無窮而有窮，北方無窮而有窮。南方無窮而有窮，北方無窮而有窮。

今日適越而昔來，今日適越而昔來。今日適越而昔來，今日適越而昔來。

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

之南是也。司馬曰：云燕之去越，有數而南北之分也。天下無窮，由無窮而

中循環無端，故曰：汜。汜，反。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李曰：不可見，愛出於

身而所愛在物，天地為首，足萬物為五藏。故曰：惠施以此為大觀。

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知有毛，司馬曰：云

氣必有毛，羽，雞，伏，鶴，知，知，不，為，雞，則，生，類，於，鶴，也。毛，五，成，也。羽，

分也。龍，鬚，虎，鬚，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為，有，毛，五，成，也。羽，

戶，備，明，暗，之，懸，以，晝，夜，之，性，相，近，者，相，遠，則，性，以，成，質，質，之，於，古，生，

反。亂。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知有毛，司馬曰：云

氣必有毛，羽，雞，伏，鶴，知，知，不，為，雞，則，生，類，於，鶴，也。毛，五，成，也。羽，

分也。龍，鬚，虎，鬚，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為，有，毛，五，成，也。羽，

戶，備，明，暗，之，懸，以，晝，夜，之，性，相，近，者，相，遠，則，性，以，成，質，質，之，於，古，生，

反。亂。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知有毛，司馬曰：云

氣必有毛，羽，雞，伏，鶴，知，知，不，為，雞，則，生，類，於，鶴，也。毛，五，成，也。羽，

分也。龍，鬚，虎，鬚，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為，有，毛，五，成，也。羽，

戶，備，明，暗，之，懸，以，晝，夜，之，性，相，近，者，相，遠，則，性，以，成，質，質，之，於，古，生，

音洛雞三足同馬云雞兩足所以行而非重也故行由足發鄧

有天下中未日對楚都也在江陵七十里李云九州之內於字宙

大若各指其所亦有而言其未足犬可以為羊而馬云各以名物

名非大羊也非羊可以名羊則犬可以名羊則犬可以名羊則犬可以名羊則

有郊胎李云形之所計名之所有胎馬可以名馬則犬可以名羊則犬可以名羊則

如無分於身馬也胎丁子有尾李云夫在万物无定形也一云小異者

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金火不熱同馬云木生於火火主於木

左行山波亦尾也火不熱同馬云木生於火火主於木

也偏於火而寒熱相兼无窮火不熱同馬云木生於火火主於木

於人而金木非楚痛也如知水山出口成物律呂以聲兼形

黃以色兼質呼於一山皆應一山之輪不跟反女展地司馬

平輪圓則輪之目不見必先見光魚中之魚必先見光中則物

則視焉也此之唯形異於不唯則見者明也指之不假物不能自

無以見也故目之指不至至不絕至要假物技至也然假物不能自

指不絕也假於物指是取火以錘刺龜長於蛇而命不久龜形魚長

也甚長命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司馬云矩金為方而非方規金

也鑿罍不圍柙司馬云鑿罍異圍鑿柙異圍是形鑿罍與於柙飛鳥

之景影未嘗動也司馬云鳥之影生於鳥之蔽亦魚動於水而

墨子日影鑿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司馬云形分上下勢勿

分明明者行疾目明无形分无所以止則其疾无間知皮狗非犬馬

而有問者中目明无形分无所以止則其疾无間知皮狗非犬馬

云狗犬同矣異名之實合則彼所謂狗異於犬也黃馬驪牛三司馬云

也黃馬驪牛三司馬云黃馬驪牛三司馬云黃馬驪牛三司馬云

白狗黑司馬云白狗黑司馬云白狗黑司馬云白狗黑司馬云

為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乃出不竭李云駒生有

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

地其壯乎司馬云惠施唯以施存雄而无術而無道理之術

南方有倚紀本或作異也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

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辯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詰萬物說說而

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

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陳鵲報反矣辯其

猶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蚤之勞者也其於物

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李云自謂所慕也惠施不能

以此自寧散於万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

音也蕩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窮響以声形与影競走也悲夫

辯以自明其志則可辯以欺人則危

揚子種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

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謂矣

司馬光曰辯者以辯自明其志則可矣若時其辯欲以欺誘也人此謂也

君子不得已而辯

中說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為辯不得

已也其猶兵乎董常問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

乎若顏回不言如馬知時之不可為也子曰誠哉不知時无以為

君子

辯不費辯

荀子不君子言辯而不辯不至於



小人之辯乃姦人之雄

荀子辯有小人辯者听其言則辯辯而无統用其身則多詐

而无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

瞻唯則節少辯詳或足以為奇偉偃却之屬却謂偃也

以言奸雄口辨滿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

然後盜賊次之

曲學多辯

商子 窮巷多恠曲幸多辯

宋之辯者以白馬為非馬

韓非子外傳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
東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藉之虛辯則能勝一國者實
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韓子曰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
則說者多棘猴白馬之說見韓非子

過於辯者亂於聽

家語 說者流於辯流也聽者亂於辯

解朝

晏子介楚王齊人為盜之朝

說死使晏子將使荆荆王問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
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
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至也對曰
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

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為橘乃為枳所以
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
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又見晏子

問答

知問無為謂二問而三不答

莊子遊知知又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弁介云反又音紛

之墟水又深味之方隱則深難知弁之立而適遭無為謂焉

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
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

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介云白是佛素之也登狐闕古

反之上介云狐者無物而睹狂狂而賭狂求勿焉李云狂且解

知以之也言也問乎狂狂曰矣哀在焉予知之將語去
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
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

知問黃帝曰我為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為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明之以黃帝為知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陸云謂覆載之美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

問事必於所近

淮南子卷之八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脩人曰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

問事必於其父

淮南子卷之八牛蹠音顛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

歷歲久也

魯好問仲尼則東周矣

揚子解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言其好問仲尼也故也吳秘曰今言不用其如其好問仲尼則魯祿東周矣與周同也

不問之失

說苑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途水中可涉之理

不答所問

韓非子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逮日暮安暇語汝

事莫若咨

國語史佚有言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

捷洽

鄒忌知言即對

新序齊有樓下先生喜談政事鄒忌既為齊相樓下先生淳于

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輒忘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裘如何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負鉅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賢各淳于髡等曰二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負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嚮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毫猶能擊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問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是非

夫子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家語附夏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為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貢曰止吾將為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丈夫

孔子不非陽虎

家語肅晒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問諸孔子子曰丘弗問也若問之雖在衰經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點問曰吾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孔子衰服陽虎之言犯禮故孔子答之以示不非其言者也

啜笑

見笑大方

莊子懶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聖賢猶不免於啜諷

劉子正仲尼先飯待者掩口笑人送來飯孔子不笑之舉措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謂

然諾

言而必諾者其諾必不信

管子形勢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不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輕諾寡信

說苑 輕諾者寡信

不忘乎主之言

季子掛劍於徐墓

新序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

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脫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立墓

妄誕

公子牟悅公孫龍之誕

列子仲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公子牟文侯子作昔

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

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事無友佞給而不中列子漫衍而

無家好莊而妄言惑人之心屈人之口韓檀木安反等肄

謂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與云
吾笑龍之詭也音待也孔穿孔子之孫也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

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
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音反蒙之弟子

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其筈衛史記云其筈國之竹晉
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眩音不眩音不眩音不矢墜音墜地而塵不

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
鏃中前括鈞後於前同發於前發則无不中也近世有人

甫王夷甫曰此无奇直后如前節耳夷甫子注眸子而眩不
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與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

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
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

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
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狂改也髮

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
也樂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言龍之言无異於

設令發於餘馘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
日更謁子論

口銳者多誕

荀子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

易言曰誕

荀子竊貨曰盜易言曰誕

隨牛之誕

淮南子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隨牛矯君命以存國

